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曾幾何時，藝人都大駕狗仔隊偷影他們子女的樣子，又不在小臉打格便刊登，令星二代容貌清楚曝光，為他們帶來不便，控訴狗仔隊粗魯侵犯子女私隱，大駕狗仔隊缺德；衝動火躁派為保子女容貌，甚至動手打記者、搶相機，代表人物有李亞鵬。

如今因為一個電視節目，藝人心態來個一百八十度急轉彎。

爸爸帶着星二代去名利場

內地爆紅戶外親子真人騷《爸爸去哪兒》，設計五位名爸帶着幾歲大的兒子或女兒，到各城鄉小鎮上山下海，考驗名爸獨自照顧子女的能力和「方法」，又要比體力、參與設計子鑽的比賽，和考智慧的古靈精怪遊戲，去年首播，正身在內地工作，有機會第一時間收看，已預感節目必定贏得高收視。

結果，五位名爸手忙腳亂帶孩子，五位星二代充滿童真，真情流露，與爸爸一同適應不同的環境，觀眾從他們身上吸取親子之道作參考，又被五個幾歲大的孩子感動，節目大受歡迎，父憑子貴，五名爸人氣高升，廣告商、商演活動紛紛來招手，父子檔、父女檔成為亮點，酬勞比名爸單人出騷高不少，額外的無形得益，是名爸們確立好爸爸的健康正氣形象，對事業發展大有裨益。

五位名爸嚐到甜頭，更落力將拍攝期間的花絮放上網，人氣更高，子女被讚萌，網民又給云，賣萌有價，導演王岳倫女兒，更獲曾贊助章子怡服裝的國際品牌Ralph Lauren邀請，飛到紐約行天橋出騷，可愛爆萌，晉身成國際童星，顯示該節目的影響力跨國界。

藝人不再將孩子私隱掛在口邊，更願意將父子或父女相處之道，生活細節，睡覺起床換衣服，喜怒哀樂展現眼前。《爸爸去哪兒》改變娛樂圈的生態，未必是爸爸貪圖名利，而是孩子見到別的爸爸帶子女上節目玩得興高采烈，也會希望自己的爸爸帶自己去玩玩，爸爸反過來可能要向電視台自薦（偷笑）。

娛樂名利圈大字典裡，永遠找不到「永遠」二字，敵人永遠，朋友不永遠，愛不永遠，恨不永遠，永遠的只有：名利。

琴台聚客

彥火

《九彎十八拐》五十四期，其中有一篇意大利小說家和劇作家路伊吉·皮蘭德婁（Luigi Pirandello）的作品：《戰爭》。

他曾於一九三四年以另一本小說《尋找自我》獲應屆諾貝爾文學獎。

其中自傳性長篇小說《已故的帕斯加爾》（1904）被評論界譽為意大利二十世紀敘事體文學作品的典範。他一生共創作四十多部怪誕劇，其中《六個尋找劇作者的角色》和《亨利四世》已成為世界戲劇史上的傳世佳作。

《戰爭》這個短篇，由一對夫婦搭夜間特別快車準備送獨生子上戰場開場。

因丈夫的委屈和牢騷打開話題，引起車廂內的乘客對戰爭與孩子上戰場當炮灰的討論展開。

車廂內的乘客大都是在戰爭中失去兒子的父母，他們對失去孩子的感覺，話題包括對孩子的痛惜、對保護國家的義務和因服役令孩子錯失了談戀愛、結婚、生孩子的機會和權利……，議論紛紜。作者以冷筆觸呈現，只客觀地敘述車廂上各人的說話內容及意見，不加月旦，更沒有一個字句是直接寫戰爭。

但，全篇通過客觀的白描，戰爭的殘酷、悲慘與失去孩子家人的無助已在字裡行間處處閃現，令人讀後低迴不已！

雜誌好文章不少，只舉其中數篇，其見其餘。

走近百年老餅店老元香

宜蘭行太匆匆，臨離開，在春明太太林美音帶領下，到宜蘭一家百年老餅店「老元香，買了宜蘭特產——牛舌餅。說起宜蘭牛舌餅，有一段「古」——

牛舌餅創始人韓阿輝（已逝），早年在福建廈門學製餅乾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半點不由人

最近，有家人犯上官非的顧客來求助，經過他敘述事情的經過，以及我以卦象的驗證，我相信這位顧客的家人確是遇上了冤獄，無奈卦象卻指出這是難以逆轉的天數，所以也只能以風水之力，替其減輕刑罰，並不能完全洗脫他的官非之災，內心難免感覺無奈。

玄學不能成功助人改變命運這情況，天命當然非首次遇上，其實相關的例子，在歷史中更比比皆是，例如漢代著名的明君漢文帝便有過以下的一段經歷：據說文帝某天發了一場登天之夢，在夢中他歷盡千辛萬苦，始終未竟全功。後來，一個頭戴黃帽的人前來幫他，令這位帝王終於成功登天。醒來後，文帝發現宮中竟真有如此裝扮的一個船夫，其名字更為「鄧通」——正好與登通上天的夢境吻合嗎？於是，這位船夫自此便深得皇帝的喜愛，逐漸富貴起來。

話說，文帝有天找來一位著名的面相大師替鄧通看相，竟斷言這位早已腰纏萬貫的船夫會因貧窮而餓死，文帝哪有相信之理？但為了確保批言不會應驗，文帝將一座銅山送給鄧通，更允許他鑄製錢幣，如此不就等於賜予他用之不盡的財富嗎？文帝料不到的，原來最後令鄧通一貧如洗的關鍵，竟是自己的兒子，也即日後的漢景帝。據說文帝於背上長出毒瘡，鄧通不怕污穢替其用口吮濃，但當文帝向太子提出相同的要求時，太子卻面露難色——父子的親情，竟給這位外人的關心比了下去，太子又怎能不懷恨在心？

於是，在文帝去世後，成為新帝王的景帝便立刻展開報復行動，不但撤銷鄧通的官職，更以私製銅錢之罪，充公其所有財產。景帝的姐姐雖然多番接濟鄧通，但始終敵不過新帝王的打壓，鄧通最後只有白白餓死。

所以，玄學再厲害也好，有時始終也難敵天數！



■老元香的第五代傳人。 彥火 攝

廣德寺裡識有圓

早知寧波有個廣德寺，歷史並不長，名氣卻不小，尤以建築精美、人文厚重著稱海內。一百年前蔣介石髮妻毛福梅曾在此皈依庵堂，十年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為其題額「廣德禪寺」。此番赴甬出席中國旅遊日活動，自然要擇機拜訪了。

一早，我們驅車自寧海縣城北行，半小時到西店鎮，迎面山色如黛，溪流盤旋，同行的縣政協副主席潘作飛道，那是香巖山。說話間汽車左拐駛上一座漢白玉石橋，沿溪有一道花牆，牆內便是廣德寺了，但見金頂覆蓋，氣象莊嚴。這景致令我眼睛一亮，想起白居易「弄石臨溪坐，尋花繞寺行」的詩句來。

「這裡地勢如水上荷花、玉帶纏腰，風水極佳，明末清初便在此修庵建寺了……」潘主席介紹說：「原先這裡陳舊破爛，1997年百歲老尼宏慧師太圓寂前，請28歲的有圓法師接任住持，才掀開今日廣德寺嶄新一頁！」

走進牌坊式的宏偉山門，「一幢幢精美建築令我目不暇接：香巖大佛、彌勒韋陀殿、大雄寶殿、千佛殿、藏經閣和菩提道場等等，個個金碧輝煌，彩繪美輪美奐，還有88座微型佛像、五千尊水晶品地藏像及大量歷代香爐、瓷器和寶貴的佛舍利，可謂彌足珍貴，端的是十方俱會、千佛雲集、萬般氣象！」

廣德寺建築均為青磚灰瓦，外觀氣勢恢弘，設計別具匠心，盛唐與大宋格調交相輝映，凸顯古樸典雅、雍容華貴，加之整體佈局精巧大氣起承轉合，莊重中不乏深幽。藏經閣前，上上下下懸有二十多塊「法雲密佈」、「性海澄清」、「回頭如意」、「寧靜致遠」、「廣灑甘露」等燙金匾額，各殿楹聯也言簡意賅、文采飛揚，寺內一塵不染，絕無商業侵染，倒有不少園林小品和古雅盆景，凸顯天人合一的精思妙想和以文載道的佛教內涵。

近年筆者到訪不少名利，就建築設計和建造工藝而言，沒有哪家敢望廣德寺項背了！欣聞其基

建工程歷時四年於2007年竣工，翌年就榮膺國家有關部門「中國民族建築傑出貢獻獎」，堪稱實至名歸當之無愧。

「這一切肯定出自名家大師之手吧!？」我歎曰。潘作飛朗聲道：「是啊——這名家就是廣德寺住持有圓大師！」

一位年輕的和尚，居然創造出如此巧奪天工的精美建築和寺廟文化，真有點不可思議？

潘主席一伸手：「走吧，現在就去見有圓法師。」

穿過幾條走廊，來到一個小院，登上二樓，是一間寬大明亮正正方方的客殿，一位身著棕色袈裟、身材碩大的僧人含笑拱手相迎，他就是廣德寺住持有圓法師，看來陪同者都是其常客了。

釋有圓給我第一印象，頗似《西遊記》描寫的唐僧：「丰姿英偉，器宇軒昂」。

大伙圍在方丈室的茶台前坐定，法師並不急於講話，卻不慌不忙「秀」起茶道來。經過一遍遍的涮洗和沖泡，一盅溫香茗遞到眾人面前，聞着這氤氳的茶香，輕輕呷一口，好香好醇，我道：「寧波望海茶？」

「正是，望海茶！」有圓回答。

有圓的茶道與眾不同，他是從溫開水到熱水，最後換成滾沸的開水，茶卻越泡越香，大伙紛紛讚嘆。他緩聲笑道：「這正是望海茶的精妙啊……」

陪同的志清公司董事長陳志清道：「這是禪茶了。」

釋有圓說：「對啊，禪茶是中國禪宗文化重要一環。就在十幾天前，第七屆中國寧波國際茶文化節「禪·茶·樂」茶會剛剛在廣德寺舉行，海內外百餘名茶學界、佛教界人士歡聚一堂，大家品茶道、聽古樂，在優美旋律中暢談禪茶文化，情景感人，也為繁榮佛教文化和茶文化添了一把火。」

我們就「茶禪一味」請教有圓法師。

釋有圓曰：「中國飲茶之風始於僧家，盛於唐代，『茶禪一味』典故源自趙州和尚那句著名的偈語——『喫茶去』。宋代高僧圓悟克勤以禪宗理念品味茶的奧妙，寫下『茶禪一味』，其真跡被弟子帶到日本，現珍藏於奈良大德寺……」

「手捧寧波望海茶，聆聽有圓講禪境，此乃『茶禪一味』真實寫照囉！」陳煥苗笑道。

有圓說：「是啊，因為茶緣，佛緣，我們大家才有緣……」

我說：「既是茶禪一家，想請教有圓法師皈依佛門的來由了。」

釋有圓說：「阿拉是寧波人，祖母是佛教徒，我從小就跟她來廣德寺燒香拜佛，這裡的一切都讓我傾倒著迷，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，我與佛有緣啊，我8歲就誦讀佛書了……」

潘主席插話：「12歲那年，他就來此出家，從此一心一意皈依三寶，由於自己的努力和悟性，再經佛學院的深造、恩師的栽培，終於成為一代大師！」

有圓連連擺手：「阿拉算不上大師，只是佛教中人……」

陳煥苗說，早在2003年，全國政協常委、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長老就為廣德寺親題了寺匾及藏經閣匾額。我見四壁掛有不少名家墨寶，包括潘天壽、豐子愷、趙樸初、張海等人真跡。豐子愷寫的是唐代文學家、宰相張說佳句「且喜華去復來」，潘天壽山水畫更是鎮寺之寶了。

「大作家莫言先生也是我的學生呢！」釋有圓一本正經道，說着讓人取來一幅字，上書：「皈依廣德寺，有圓是我師。聞香知佛意，喫茶通禪機。虛心求智慧，棒喝破癡迷。心存大慈悲，一笑證菩提。莫言左書」，筆力沉穩厚重，大氣灑脫。陳煥苗道：「連諾獎得主都稱『有圓是我師』，我們都是你徒弟嘍！」

臨近中午，釋有圓請我們去齋堂用餐。菜餚很豐盛，有寧波特色的醃冬筍、燒帶豆、煮豆瓣、鹽冬瓜、炒腐竹及時令菜蔬，款款精緻有加、口味上乘。大家邊吃邊說，氣氛很是活躍。

飯畢，釋有圓又請我等去看他的「文化苑」。大院裡有佛教文化苑、三聖殿、唐式五重寶塔、佛學圖書館和培訓班、禪堂、文物展示中心和佛

教多媒體視聽中心。走進禪堂，大夥一片驚歎，八百平方米的大堂能容納千人誦經，怎一個輝煌了得！禪堂中央供奉着佛陀像，屋頂彩繪三世如來、六字咒語和飛仙天女，蔚為壯觀、精妙無限！多媒體中心更運用聲光電等現代科技將佛教文化演繹得暢暢淋漓，大家讚不絕口！繞過一片竹林，釋有圓又引我們來到一個清雅的去處品茶，室內佈置清雅，收音機播送着清幽樂曲，每一尊佛像和擺設都十分考究，顯得和諧而美觀，盡顯釋有圓的慧心蘭質。

我嘆曰：「又一個非凡之處！」

潘作飛道：「還有非凡的嘞——廣德寺正在籌建一個安養院！」

釋有圓呷口茶，從案頭取來一本精裝效果圖，從容道：「我們本着『無緣大慈同體大悲』的慈心悲願，正在籌建『香山佛教安養院』，可給五六百位老年信徒一個溫馨的家，為他們提供養老、修行、醫療和臨終關懷……」

「大慈大悲啊！」我邊翻閱邊嘆曰，不由想起那句「愛人如愛己，率己以隨人」的佛家名言，有圓法師堪稱這樣一位富有大愛精神的人。臨別，釋有圓寫下「散曼陀華」四字贈我，還送我一尊燙金佛像，我回贈他一首小詩：

廣結善緣立寧海，
德高只為慈悲來。
寺內欲建安養院，
好風伴君登高台！



■釋有圓介紹安養院方案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憶回歸之日

回歸之日，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後，真的忙得要命。好在這已是十七年前，精神和體力還好，一眼沒有失明，體力還能堅持。三天之中，僕僕風塵，奔走於京港之間，只有興奮，沒有疲累。如果是今天，肯定受不了，也許可能病倒。

翻開當年日記，當年六月卅日，下午要去參加回歸酒會、宴會、交接儀式、宣誓儀式。時大雨淋漓，各類儀式結束時，已是凌晨二時。還偕友人去嘉蓮娜酒家宵夜。凌晨四時方能回家沐浴梳洗。根本無法睡覺。

凌晨七時，直奔機場，大雨仍然滂沱。但CA180班機基本依時起飛。七月一日中午到達北京。

下午三時半到達大會堂，接受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喬石，頒授委任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證書。

七月二日，乘CA180班機回港。

七月三日參加新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主持的慶祝宴會。

根據這筆流水賬，短短四天，參加七八場重要聚會，而自此前後，另有一些活動並不列入，同時還要應報章之邀寫幾個有關專欄，並應諸多記者的訪問。

自從全國人大代表位置退下以後，已沒有再到北京開長會。參加一些訪問活動偶而有之，但都是一個酬酢的活動。只有勞累，並不費神。回睇當年參加這一樁回歸緊要活動，聯想近年體力衰退之快，不禁感慨繫之。

好在頭腦至今清醒，雖記憶力稍有衰退，但奮筆為之，仍然順暢，老懷稍慰。

中醫其實早有此說，看過一篇最艱深解釋為台灣醫師彭奕凌所寫：「（世上）各種氣候的急遽變化，人類都能隨時適應。上古之人無痼疾者，天性純樸也，因入分五氣，氣分五氣。某個地方之氣，不受他種人不同之氣的干擾，而產生適應的變化。如澳洲在受白種人入侵之前，沒有痼疾的疾病發生，當白種人侵入澳洲，其氣干擾了澳洲原始人的氣，而為使其產生適應的變化，乃有痼疾、水痘等病變的發生。這些都是人類大混雜、交流產生的適應。得過這些病一次，便不會再出，乃天地子人的預防針為一次即建立，康復後對風暑寒濕燥火之氣的變化，不同人種之氣的接觸，可以得到長期的後天免疫能力。」

這兩個說法，都確認了此類疾病對孩子的必要性——如他們需要染上話。

吃麵

我雖然任何麵都喜歡吃，但如果有所選擇，我一定選北方麵條，因為那嚼感和口感都比蛋麵好的。可惜我和內人在超市買回各種牌子的白麵條，煮好之後就是缺乏那份嚼勁。而有些店雖然招牌說賣的是台灣牛肉麵，但那麵卻像上海的麵，比較軟身，牛肉更不用說了。

最近因為慕名而光顧名叫「阿信」的平價商店，在裡面看到賣台灣油麵和台灣陽春手打麵，忍不住買回家試試，結果發現這產自台南的麵條，就有我們以前吃到過的那種風味，好吃極了，特別是陽春手打麵，一包才五元，內有五个麵餅，夠我們一家三口，再加上不到十塊錢一罐的青菜鴨肉飯料和古法京都炸醬，用來拌麵吃，既香且爽，吃得我們一家人不亦樂乎。

於是再去進貨，卻發現貨架上已換上其他貨品，原來該店的貨品，出入甚快，賣完便要等下批貨進了才有。好不容易半月過去了，貨架上又有油麵和陽春麵，一口氣各買十包，回家還被內人責怪，為何買這麼多。過兩天之後，內人卻笑嘻嘻的對我說：還好你買了那麼多麵回來，因為她去了，又沒貨了。

看來，在香港和我們一樣喜歡吃有嚼勁的麵條的人，大有人在。不然就是哈比族和哈比族愈來愈多了。

隨想國興

內人不喜歡吃港式的蛋麵和蝦子麵，只喜歡吃北方的白麵條，特別鍾愛山西刀削麵。和她一起到山西時，她最是吃得盡興。和她到北京時，朋友開車來接機，下了機上了車，她第一件事就是請朋友開車到山西麵館吃碗久違的刀削麵。

我雖然任何麵都喜歡吃，但如果有所選擇，我一定選北方麵條，因為那嚼感和口感都比蛋麵好的。可惜我和內人在超市買回各種牌子的白麵條，煮好之後就是缺乏那份嚼勁。而有些店雖然招牌說賣的是台灣牛肉麵，但那麵卻像上海的麵，比較軟身，牛肉更不用說了。

最近因為慕名而光顧名叫「阿信」的平價商店，在裡面看到賣台灣油麵和台灣陽春手打麵，忍不住買回家試試，結果發現這產自台南的麵條，就有我們以前吃到過的那種風味，好吃極了，特別是陽春手打麵，一包才五元，內有五个麵餅，夠我們一家三口，再加上不到十塊錢一罐的青菜鴨肉飯料和古法京都炸醬，用來拌麵吃，既香且爽，吃得我們一家人不亦樂乎。

於是再去進貨，卻發現貨架上已換上其他貨品，原來該店的貨品，出入甚快，賣完便要等下批貨進了才有。好不容易半月過去了，貨架上又有油麵和陽春麵，一口氣各買十包，回家還被內人責怪，為何買這麼多。過兩天之後，內人卻笑嘻嘻的對我說：還好你買了那麼多麵回來，因為她去了，又沒貨了。

看來，在香港和我們一樣喜歡吃有嚼勁的麵條的人，大有人在。不然就是哈比族和哈比族愈來愈多了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小孩需要生病？

之前聽過不少人說不打針，沒覺得怎樣，到自己的孩子受苦了，一發病要病上數星期，才開始去認真思考這是否真的必要？現在疫苗對付的主要為兩種「疾病」：一為針對爆發過疫症的疾病疫苗，另為近年興起如肺炎、毒蛇等的疫苗。這裡想先談談前者，曾有一名西醫畢力普·音卡在1997年發表論文，說明此類疾病對免疫系統的好處。他說的「生病」是指自然感染，而非針藥所引起的天花、流行性腮腺炎、百日咳等。這當然令信奉現代醫學的人甚為不滿，他們和藥廠一直在製造對付一般性兒童疾病的疫苗，而菲力普醫生卻說生病對兒童免疫功能發展有助益。注射疫苗反會直接導致慢性病如皮膚病、耳炎、氣喘、腸炎等的產生（而對於以上疾病在歷史中造成的死亡率，不少報告已表明是由於衛生環境欠佳及照料不妥所致，非這些疾病本身）。

他的論據如下：「免疫系統有兩種，一種叫體液性的免疫系統，它產生抗體來對付抗原（體內的外來異物），另一種叫細胞間免疫系統，包括白血球細胞和巨噬細胞，這些細胞將抗原趕出體外。這兩種細胞的免疫系統有著互惡關係，當體液性的免疫系統過受到外來的刺激（如免疫針）時，細胞間介的一端就會變得相當懶散，免疫針不會刺激這一端，所以分泌物無從排出體外（故造成以上所說的慢性疾病）。兒童期急性炎症，諸如麻疹、腮腺炎、德國麻疹、水痘、猩紅熱或百日咳等會引發細胞間免疫系統，使得兒童長大後不再患這些疾病，所以，實際上提供了更深層的免疫功能。」

中醫其實早有此說，看過一篇最艱深解釋為台灣醫師彭奕凌所寫：「（世上）各種氣候的急遽變化，人類都能隨時適應。上古之人無痼疾者，天性純樸也，因入分五氣，氣分五氣。某個地方之氣，不受他種人不同之氣的干擾，而產生適應的變化。如澳洲在受白種人入侵之前，沒有痼疾的疾病發生，當白種人侵入澳洲，其氣干擾了澳洲原始人的氣，而為使其產生適應的變化，乃有痼疾、水痘等病變的發生。這些都是人類大混雜、交流產生的適應。得過這些病一次，便不會再出，乃天地子人的預防針為一次即建立，康復後對風暑寒濕燥火之氣的變化，不同人種之氣的接觸，可以得到長期的後天免疫能力。」

這兩個說法，都確認了此類疾病對孩子的必要性——如他們需要染上話。